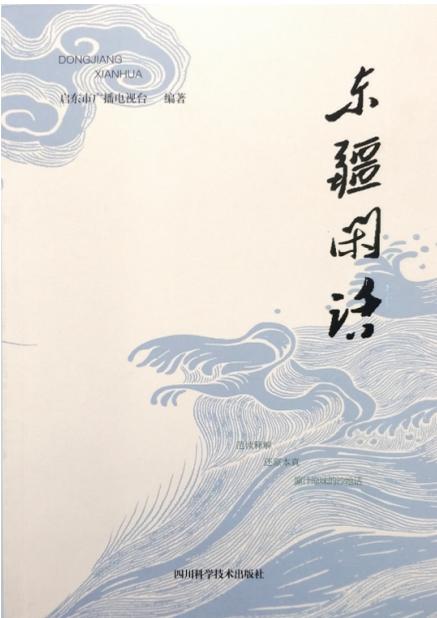


新书发行

刘德昌

## 沙地瑰宝

——谈语言文学作品《东疆闲话》



庚子鼠年春节后,笔者借以在家防疫抗疫之机,精心细读了由启东市广播电视台编著、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东疆闲话》一书,读后颇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此身在山中”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感悟。

提起启东方言沙地话(亦称“土话”),在我步入记者生涯之前一向认为,只是本地人之间生活、工作或饭后茶余谈笑风声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,从未将它视为地域文化的一处艺术门类或流派,更没对其深思细虑,可谓听过话过一径而过,要说说话重新来过,很少顾及边缘络经。

只是没想到2010年9月底,市广播电视台本着“点击民生话题,解读方言趣语,追寻历史记忆”的宗旨,着力推出了一档题为“东疆闲话”的专栏节目。节目的语言全是启东方言沙地话,通俗易懂,亲切逼真,过耳不忘,让人心旷神怡;每句闲话搭配一个故事,既讲述了闲话的来龙去脉、内涵意义,又将人物的形象展现得多姿多彩、惟妙惟肖,给人以借鉴和引领的示范。作为曾经担任过乡镇有线广播节目编播员的我,由此而对家乡的土话,更加增进了强烈的情感,进而成了《东疆闲话》一书的热心读者。

诸多热心听众、观众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知识分子阶层,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方言闲话遍布全国各地,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,能不能将嘴说的东疆闲话,录制成音频光盘,并汇编成纸质读物,以两者合一的方式让纯朴的乡音得以传承,永不失传?

为了顺应民心补齐这一短板,市广播电视台领导以“探究沙地文化根源,广集启东方言精华,服务东疆人民大众”为指导思想,专门组建了一个由10多名广电新闻工作者和资深方言播音员组成的采编团队。他们按照吴语系方言的分布范畴,先是分赴浙江的南浔、湖州、嘉兴,苏南的太仓、常熟、张家港、丹阳、句容,苏中的沙地闲话发源地崇明、海门及启东,屈指行程3000多公里,历时两年多,汇集了域外吴语方言上万例。返回启东后,分别在内容、词义和适用方式上,与启东沙地方言的词组进行逐一比对、补充完善和从读音上加以修正,并作了注释和举例解读,这才形成了《东疆闲话》的文字书作和音频光盘,给人留下了“千手观音”,字字值千金、句句似奇峰的感受。

这是一部来自长江东极江海大地的恢宏巨著,全书根据单字数词的多少,收集汇编了启东沙地方言常用语句1646例,共57万字。鉴于诸多话例的用字、音声及词义,均无公认的标准,因此编著者们在工作过程中,须经几经考察求证方才对号入编,以求取得文题相融、言简意赅、活学活用、立竿见影的示范效应。如第578条“五毒齐全”一例,仅用80多字就把蜘蛛、壁虎、蜈蚣、蟾蜍、蝎子等5种有毒动物,和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、坑、蒙、拐、骗、偷等10种社会丑恶现象、违法犯罪行为,批点得一清二楚,给读者、听众以深恶痛绝、防微杜绝的警示作用。

又如第845例“哭吡闹骚”,第856例“横横岔”,和第1344例“心里辣了来八家子”,编者则不惜笔墨,分别用了400多字、800多字和1300多字,犹如撰写“微型小说”似地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和举例演绎,以求提升其堂堂正正做人、事必务真求实的感性认识。执行副总编,原启东广播电视台方言播音员朱正球(又名方亮)老师联系编著者实际说:“编纂《东疆闲话》一书,是父老乡亲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,绝不能‘横岔’马虎,否则将会闹出‘乌蠢教八哥’,‘歪嘴和尚乱念经’的笑话,在原生态的沙地文化史上,留下一个误人子弟的败笔。”言谈中的几句老话,体现了编者们铁肩担重任、笔上献忠诚的责任感。

适逢“五一”劳动节,笔者带着《东疆闲话》与18位文友相聚在一起,谈笑风生间,一位退休记者模仿电视台《东疆闲话》专栏主持人,给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:给日子个点心胡快,木匠“老斧头”个奶末头儿子“小末狗”,带嘞“一家六门”到北埭朗个娘舅屋里吃羹饭。老酒吃个是“金六福”,“菜势”吃个是“十六二碗头”。“小末狗”边吃边话“外甥是牛,娘舅是塘”,“有福勿享猪头山”,“半斤八两”吃到肚皮里,“小末狗”醉来就像“死蟹一只”,回转路跑起来“精赤骨立赤脚朴立倒”,“死划仰翻”个“跌嘞芦青脚棚里”,小信娘子哭来“野鸡扫天”,“三条混沟四条港”。邻舍人佻话伊是个吃酒“弗图伤势”个“阮头鬼魁”。饭后经当场验证,这一故事中的诸多沙地闲话,都在《东疆闲话》一书中分别找到了实例。这一巧合说明,《东疆闲话》既是沙地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段,也是几代沙地百姓集体智慧的结晶,更是一方乡音佳话的真实记载。东疆闲话,华夏瑰宝!

人在旅途

王珉

## 手绢沾上岁月的风尘

若干年不见手绢,我却一直对它有种莫名怀恋。一方小小的手绢,可以联系到《色戒》,张爱玲、李安、王佳芝、易先生,以及那句经典名言“人生就是一件爬满虱子的华丽袍子”。《金锁记》中七巧的代言词:“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,身上穿着银红衫子。”那蕴藏着缠绵悱恻的故事,或甜蜜,或深情,或怨怼,或感伤……丝丝缕缕,流淌着风雅古韵,好似民国妙龄女子,裹一身玲珑旗袍,玉手纤纤捏着轻柔的手绢把玩,婷婷飘过眼帘,予人无尽遐想。

前些年,我到韩国旅游,在首尔的商场邂逅上百条五彩缤纷的手绢,和着漫天没有化尽的雪,真是一场别样的美丽。小小手绢摆放在显眼位置,瞬间将我和母亲的记忆拉回幼儿园时期,老师教大家唱《丢手绢》:“丢、丢、丢手绢,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我,快点快点抓住他……”童趣犹然在眼前,一晃如隔世,竟然在异国相见恨晚。

犹记得小学,我喜欢上邻座聪慧的女生,她却因划片转学情深缘浅。道别时,她送我一个小礼物盒子,恰逢考试,我接过礼物说道谢,就跑回教室。当时我还小,满脑子只有考试,考完打开礼物,才知道是美丽的手绢。懵懂于我,深情于女孩,一转身再也未曾相见,礼轻情意重,尤其是人生首次受到同龄女孩赠与。

往后,似乎再也没有人送我手绢,生活中反倒充斥了各种一次性纸巾。纸巾方便携带,随用随丢,丢着丢着,记忆也似乎被弄丢了。

手绢,“巾”最早记载于先秦,到了东汉,“巾”的一种演变为手帕。汉乐府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“阿女默无声,手巾掩口啼”,“手巾”用来擦眼泪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垂涎尤二姐的美色,见尤二姐“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巾摆弄”,就进行撩拨挑逗,然后“暗将自己荷包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,捏在手巾上”,不知不觉成了爱情信物。欧洲的手绢,最早出现在中世纪,那是贵族荣誉的象征。到了16世纪,法国贵族用浸过香水的绢帕和平民百姓划清界限。18世纪,手绢才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我曾听母亲说,上世纪80年代,花手绢在马尾辮上扎个蝴蝶结,一条淡黄的手帕,只是随意地一绉,青丝弥漫,飘逸动人,堪称时尚之举。90年代我刚出生,那时身边的亲人,无论男女老幼,都喜欢用手绢。手绢是生活日用品,亦是装饰物,素雅中演绎别样风情,系在手腕上,像件别致的手饰,俏丽活泼。

我在韩国邂逅的手绢,像极了失散多年的老朋友,摸着手绢我联想到陆游在沈园偶遇前妻唐婉后,写的那首凄婉的《钗头凤》:“泪痕红浥蛟绡透”,“少用纸巾,多用手帕”已成世界环保潮流,虽然品牌是法国巴黎的,但价格亲民,我依然买了几方,带回给身边的女性朋友。从巴黎到首尔,周游列国的我,不禁深深怀念当年送我手绢的小学同桌。

张爱玲晚年远在美国孤苦伶仃,那身影似乎是易先生把手绢递给王佳芝。诗人木心也说:“从前的手帕也好看,最是那低眉的女子,精致的,一针一线。”优雅时代一去不复返,但人们游历了五光十色的环球世界,却越发怀念那种简单与宁静的田园生活,也越来越喜欢沉默。

江海文化

田耀东

## 河豚欲上时



江之尾海之头的沙地人,自然是最熟知河豚的。明末元初人陶宗仪,在《辍耕录·卷九》说: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……

河豚是最喜欢启东水域的。李时珍在《本草集解》中提到,宋代严有翼在《艺苑雌黄》中说:河豚,水族之奇味,世传其杀人……《太平广记》……文斑如虎,俗云煮之不熟,食者必死。

沙地的乡下,至今都称河豚鱼为斑鱼。过去,吃河豚是要有一些英雄情结和智慧的,并不人人爱做。不像现在,只要有钱就行。诊所的杨先生吃了一辈子河豚。腰扭伤,骨脱臼,颈肩酸痛,月经不调,男子不育……很有名气的。

“杨先生,今天的黄斑鱼只只一斤以上,昨夜潮刚捕的,新鲜!你……怎样?”

“好,黄酒算我的,给我留一碗。中午,我就不来吃了。”他总是等别人先吃,然后自己吃。

沙地遍地都是鱼。河里,江里,海里。蒹葭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苏东坡在杭州、湖州、扬州做官时,河豚比启东少。虽然也爱吃,总不如沙地人吃得多。秦潭、吕四的渔民,当年河豚都不卖的。鱼货上来时,自己就煮些红鲢豚、黄鲢豚这些味美的。其余铅点豚、刺豚等就扔在码头上,你捡就是。向他们讨,是不给的。渔人忠厚,不能害你性命呀!

早先,沙地人吃“斑鱼”,很豪兴。大家动手,去头去内脏,去皮,挤血,浸泡。只剩银脂似的白肉,大锅煮,煮出牛奶样的汤。不请吃,自己携酒,自负责任。天地间鲜美,全在默契中。一旦吃了后升天,也是你自愿捐命。一代代沙地人,慢慢走远了。几十年后,全刻在墓碑上。除了英雄豪杰,仁人烈士,才子佳人,强盗巨贼,风流女神。还常常出现在闲言碎语中的,留名的,倒还有吃斑鱼的人物。

春秋战国时的吴王,对河豚大加赞赏。把河豚与美女西施等同。食后将肥嫩的河豚肝喻为西施肝,河豚腹部白嫩的脂肪喻为西施奶。也不知西施听了是否生气,但确实说明了河豚的鲜美。河豚肝与脂肪,有巨毒。吴王吃了没死,全靠中国的烹调工夫。现代,酒家

烹河豚的大师都经过专业培训,吃起来安全多了。但断然不敢烹饪河豚的肝脏与脂肪的。

事物总有两面性。美味极了就有毒,鸦片也叫福寿膏。吸了腾云驾雾,快乐给个皇上也不做。吸多了就上天了。和坤富可敌国,权倾朝野,后来,“百年原一梦,廿载枉劳神。”写下绝命诗后悬梁自尽。

野生动物味美。果子狸、蝙蝠……吃多了整个世界都遭罪。多吃几次就又退到混沌世界,并不是杞人忧天的。

杨先生吃斑鱼谨慎一生,可谓用心良苦。老年仍倒毙在美味的河豚碗边。那日煮斑鱼的船家盛了一碗给杨先生后,因船上事急,自己没来得及品尝。晚上忙完后,杨先生家已呼天抢地嚎哭。船家的斑鱼还在锅里搁着。

也有故意想死而不死的。一对走投无路的老夫妻选择吃斑鱼而死。反正横心想死,把家中桌椅条凳劈了煮鱼。享用了人间美味后,躺在床上看月亮一寸寸移过柴门,到太阳升起,竟然还是精神焕发。柴火太厉害,煮过头了。

误食者也不少。一老太见路边鱼籽金黄可爱,捡到家里当菜,送了卿卿性命。

河豚是一把双刃剑,鲜美绝伦,巨毒无比。河豚毒可制成各种药物,它的超强镇痛功能,对晚期癌痛病人有特效安眠作用。国际价格最高时据说可卖二百万一克,是世界最贵毒品。死于河豚毒的,也算豪富之死了。

北宋诗人范成大诗云……为口忘计身,饕餮何足哭。为吃而死,真是不值得一哭的。

历史上,拚死吃河豚的,大有人在。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,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时,赞曰:据其味,真是消得一死。

美到如此,死都不惧。宋子文在武汉查税,也极馋汉口桥下武鸣园的河豚,百官断然不敢请部长吃此物。宋子文只好悻悻然说:每人自掏一块大洋吧,算是自愿吃的。

结果连吃三大碗。看来河豚鱼确实比部长位置鲜美。

比起传播病毒的动物,河豚善莫大焉,纵然杀人,也是美死。宁为花下鬼,宁被黄金压死,至死都是福鬼一族。死得少、死自身而已,并不祸及他人。有些动物就太不地道,报复吃它之人,还要殃及无辜。又发誓与整个世界为敌,可见阴恶之极。

《辍耕录·卷九》对河豚长相极不屑,称其:无鳞片,常怒其满腹,形状极不雅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说河豚:忿腹若封家,怒目犹吴蛙。都说河豚脾气大,容易发火。发起火来,腹如猪,眼如蛙。其实也只是心直口快,富有性格而已。河豚发起火来,圆滚滚像个皮球,倒也幼稚可爱。

正当三月,沙地百花盛开,花香鱼肥。忽闻村人食河豚中毒在重症室抢救。想起宋代诗人梅尧臣在范仲淹宴请友人的席间即兴赋诗:春州生荻芽,春岸飞杨花,河豚当是时,贵不数鱼虾。

沙地的芦芽冒尖了,河豚肥了……

但,再好吃,也悠着点啊!

灯下漫笔

刘玉新

## 说说“婚姻如鞋”

坊间流传着一句关于婚姻的经典比喻:婚姻就像一双鞋子,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。因为隐私,所以恰切。婚姻的问题,不足为外人道也,原因就在于非当事人终究只看了个表象,对于内情近乎无知。

其实,婚姻犹如一双鞋,是一个泛化的比方。如果联系起来仔细分类,可以分出好多种:有的婚姻就是一双平底鞋,虽不洋气但却踏实,能够行稳致远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高跟鞋,虽很优雅但却穿得吃力,还容易崴了脚脖子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凉鞋,虽很完整却四处漏风,只能穿一个季节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胶鞋,虽不惧风雨却燥热难受,还容易生疮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舞鞋,虽很漂亮但却离不开舞台,只适合表演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草鞋,虽很质朴却不耐穿,经不起风寒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运动鞋,虽很舒适却时有臭味,让人近不得身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水晶鞋,虽很华丽却不实用,只能做个好梦;有的婚姻就是一双拖鞋,虽可随意却提不起来速度,走了不长途。

总之,世间婚姻万象,一言难于说尽。在别人眼里的好婚姻,当事人也许过得委屈别扭,反之,在别人眼里不般配的婚姻,人家的小日子反而过得有滋有味。

如此看来,婚姻如鞋有一定道理。



关键是看谁在穿鞋。鞋子的大小美丑舒适与别扭,适合于各种各样的脚、各种各样的经济条件、各种各样的审美观。换句话说,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,喜欢且舒适就是一双好鞋。

至于别人怎么看,套用一句早就流行的话说,穿自己的鞋,让别人去说吧!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既解决了鞋的问题,又解决了穿的问题。婚姻就是这样,旁观者再怎么说好或者不好,作用和意义都很有限,只能仅作参考。

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穿鞋,就把别人的话当作耳旁风,毕竟有些建议是可取的,甚至不比自己试穿后的效果差,比如样式,比如颜色,比如质地,自己要做主的是喜欢的程度,是舒适的感觉,是手里的钞票。婚姻如鞋,但婚姻不是鞋。生活中的鞋不如意,按今天的市场运作买了可以调换,买回来不穿可以束之高阁,但婚姻不行,自古婚姻不是儿戏,不管社会如何开放,它始终是个慎之又慎的事。诚所谓婚姻大事。它是一辈子的事,涉及到家庭、伦理、道德、法律,所以,它又不像穿鞋那样简单。

因此,婚姻如鞋,终究只是个比喻。以鞋作喻,重在警醒、教育后人,不可草率行事,像买鞋一样。

人们之所以把婚姻比喻成穿鞋,目的只有一个,追求生活的美满。而生活的美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,尽力从性格上、气质上、学识上、能力上、地位上、交际上去追寻最佳匹配度,寻求“脚”与“鞋”精神上的“门当户对”。如此,则合脚。

开篇谈及,婚姻好不好,就像脚上的鞋合不合适。理论上不错,但实际婚姻状况往往有出入,这就还存在于一个磨合的问题。大多数婚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双合适的鞋,但是经过磨合,鞋的大小美丑舒适渐渐就显现出来了,越穿越舒服的并不少见,夫妻的人格气质、学识能力、兴趣爱好越来越相近,甚至情投意合,乃至达到人们说的“夫妻相了”,这样的结果,符合矛盾论。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矛盾的转化和消解也有一个过程,这个过程就是磨合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婚姻如鞋毕竟只是一家之言,事实上婚姻是个万花筒,多姿多彩,美满的生活期待人们去探索,去发掘,去追求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天空。

散文欣赏

程中学

## 随夏而安

夏,悄无声息地乘一辆绿色快车,驾驭春风而来。不偏不倚,不迟不早,就像赴一个隆重的宴会。夏至,春尽,春芳殒,孕育的生命在夏季则更加茁壮、蓬勃。

夏之初,天地万物总还有春的余芳,也有着浅夏的葱翠与清爽。它是温情的,也是和美的。顶着露珠的芳草绿得喜人,不娇柔不张扬,一切刚刚好;盛开在初夏的花团,总有着经风沐雨之后的淡定与安然,在生命的蓝图上,它们色彩缤纷尽情怒放,生命的本质则显得老成而厚重。初夏的风柔的有了韧劲,贴在脸上暖暖的,阳光亦是和煦的,就连雷雨,都显得和谐可亲……

有点难熬的,就是盛夏了吧。炎炎烈日,在高温的炙烤下,人一走出空调房便有种被蒸笼包裹的感觉,热到人发晕。这样的环境下,细菌滋生,蚊虫乱飞,万物都有被烤焦的嫌疑,难免人心浮躁。狂风暴雨让人心有余悸,一声惊雷动天地,亦如人生中正经历的片断,让人惊慌让人忧。可是,哪个人的一生,又不过经历苦夏呢?只能有所经历,才有所成熟。一如,那些所有成长在盛夏里的果实,熬过被日晒快要破裂的苦,才能有凤凰涅槃般的新生。

夏的尾声,犹如黎明前的黑暗所能预见的光明。此时的高温在不声不响中慢慢退却,伏天的潮润里渐渐有了丝丝的凉意。所有的果实都在此时灌满了浆,风雨的洗礼中,所有的一切都在酝酿并等待着下一季的辉煌。

人生如夏,每个人都有着初夏青春正好的美,有着经历风雨见彩虹的喜悦,有着付出之后劳动果实初现枝丫间的欣慰,更有着努力并奋斗着的快乐与释然。

随夏而安,不因初夏的美而眷恋不前,也不因历经风雨泥泞而心生抱怨。身处顺境时,将目光往远处扩散,为所能预知的困境作好心理准备。当你身处逆境时,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,以豁达的胸怀去迎接挑战,你会发现,身处困境依然能欣赏到好风景;像那在烈日下盛开的荷,在高温炙烤下疯长的稻,在狂风暴雨后闪现的虹。

随夏而安,用心去享受生命里的每一天,不虚度,不焦虑,不惆怅,不纠结。心静自然凉,苦夏亦有清欢。

两代人间

顾惠兰

## 难忘父母

我家老宅位于原来决心乡十四大队二小队。老宅四周有一个长方形的水厅宅沟。父亲喜欢种植果树,在屋前4亩多地种满了桃树、梨树、李树、橘树……一年四季花果飘香。父母离世已经20多年了,但在当地,只要提起我父母亲顾邦治、张桂芳的名字,几乎家家喻户晓。

父母热心好客。想当年,左邻右舍经常到我家串门,父母亲总是热情招待。每当水果成熟的时候,父母亲总乐意和邻居们一同分享,尤其是秋天,父亲拎着满篮子的橘子,在大队里挨家挨户上门分发。令人十分感动。

还未解放时,家里很穷。父母养家很艰难。即使在这样的家境下,父母对革命干部无比热爱。据说,当时启西区指导员顾某某全家老小都住在我家,三杰村里许多共产党员、游击队员,经常在我家开会和吃住。父亲有时整夜帮他们站岗、放哨,防止敌人来袭。

解放以后,我的母亲亲一直在家务农。父亲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,母亲勤劳朴素,每年被生产队里评为积极分子。1955年饼造造闸以后,每年水没就少了,我家两小间五路头土坯房在该年的冬天改造成四间五路头朝南瓦房。分田到户后,父母亲除了种庄稼,还种植各种水果。宅后2亩多竹园,宅前4亩都果园,宅上井井有条,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,众人啧啧称赞。

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走正道,不要忘本。我10岁才上学,中途跳了几个年级,因家境困难,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务农。后来当了小队会计,期间每天最先上工,最迟放工,一年到头没有停工过,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。直至1958年夏天,经过县里培训,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我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牢记父母的教诲,都在各自的工作中为社会作出了贡献。

